

死亡实验室

在没有丝毫恶意的情况下，我们每走一步都会做出各种不公正的事情，每时每刻，我们都会成为他人不快乐的原因。所以，当死亡因此而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抱怨，应该坦然去接受。因为，有因必有果。

——俄·果戈理

黑夜终于到来了，尽管它不紧不慢让人等得心焦，但是却值得等待。再说了，干他这一行的，根本就见不了光。所以，在白天，他有大把的时间去浪费，而晚上，当运管和交警都下班的时候，他是最忙的时候。

临近午夜的天长市火车站站前的广场上，依旧熙熙攘攘，人流不断，这也难怪，眼瞅着快要过年了，火车站正是人潮最拥挤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估摸着有大半个钟头的光景，出站口的大栅栏就会高高地抬起，紧接着呼啦啦地走出来一群人，神情疲惫，或提或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向标有“出租车”字样的等候区域。

每当这个时候，也就成了他最忙碌的时候。此刻，他不用担心自己的车停在那里会有什么问题，在外人眼中，这就是一部黄绿相间的正规出租车，连顶灯都有，当然这是他花了五十块在汽配市场买的。常人难以分辨，而精明的运管和交警却一眼就能认出他的车是如假包换的“李鬼”，这也是为什么他白天不敢出来的原因。

“小姐，坐车吧，这么晚了，没有公交车了……先生，出租车要吗……”他热情地向每一个人打招呼，脸上尽量保持着友善的笑容，可惜，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他有点失望了，直到依依不舍地看着最后一个旅客费劲地拖着行李箱走过身边，他沮丧地低下了头，轻轻叹了口气，随即裹紧了外套，顶着寒风，转身向不远处停车的方向走去。

突然，眼前的一幕让他不由得愣住了，随即意识到了什么，赶紧加快了脚步，脸上刚刚的失望表情迅速变成了难以掩饰的惊喜——他的出租车旁正站着一个年轻女人，披肩长发，戴着墨镜，肩膀上挎着一只小巧的坤包，深色的风衣很好地勾勒出了年轻女人苗条诱人的身材。奇怪的是，这个女人用围巾包住了大半张脸。

他并没有对女人的怪异打扮多想，根据他的观察，眼前这个年轻女人应该不会因为区区一点点“绕路”的小问题而争论不休，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连贵得离谱的车费，她也不会有怨言。像这样主动找上门只想赶紧到达目的地的客人，无论谁碰到了都会烧高香的。想到这儿，他笑得更开心了。

“小姐，坐车吗？”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多余，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殷勤地为年轻女人拉开了后车门，然后一溜小跑绕到前面驾驶座的位置，打开了后

备厢，因为他注意到了年轻女人身旁还放着一只形状类似于大提琴的箱子。

女人看出了他的用意，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微微点点头，退后了一小步，算是默许了他的殷勤。他把那个怪异的大行李箱放进了车后备厢里，随后弯腰钻进了车里。

让他有些出乎意料的是，紧锁的大行李箱异常沉重，尽管如此，他还是顺利地把它塞进了后备厢，然后重新回到驾驶座上，发动了汽车引擎。在开出几米远后，他还装模作样地摁下了所谓的“计价器”。

他一边打着方向盘，一边随口问道，“小姐，你去哪里？”

“光华路。”女人的声音有些沙哑。

透过后视镜，只见那个女人的脸裹得严严实实的，看不到任何表情，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试探道：“小姐，光华路很远啊，在市区的一头。你这是第一次来吗？”

“嗯。”女人的回答非常简单。

这下他放心了，开始琢磨着一会儿到底该走哪一条路可以尽可能多算一点路费。

车渐渐驶离了火车站，街头的行人逐渐稀少。当车驶入内环高架路口时，他毫不犹豫地把方向盘一转，车子就轻盈地拐上了高架。反正有的是时间，这内环高架绕一圈下来，至少多跑十多公里。他从后视镜中扫了一眼那个年轻女人，心想反正她是第一次来天长，肯定不熟悉路线，根据她的穿着判断应该很有钱，也应该不会在乎车费。

正当他扬扬自得的时候，女人发话了：“师傅，麻烦你在前面路口下，开回去，我有东西落在火车站了。”

他皱了皱眉：“小姐啊，你刚才怎么不早说呢，要知道这上了高架可不是随便就能下的。”

抱怨归抱怨，可还是不敢得罪眼前这位财神爷，只好把车开下了高架，重新驶上了通往火车站的大路口。

很快，灯火通明的火车站广场又一次出现在了车子的正前方。

“到北站台的广场就可以了。”年轻女人淡淡地说了一句，视线依旧投向窗外。

北站台广场是火车站的入口处，他一边把车靠边停下，一边不放心地回头提醒：“小姐，麻烦您快一点，这里车子不让停太久的。”

女人没吱声，拉开车门快速钻了出去，径直走向入口处。那里有个储物柜区，专供过往旅客自助存放小件行李。

看着那个女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入口处，他突然有些懊悔，为什么不要定金当车费呢？万一对方临时改变主意不坐车了，那刚才的汽油费不就打水漂了？转念一想，后备厢里那死沉死沉的大行李箱子不还在吗，干吗操那份闲心？看样子那箱子能值几个钱，连把手都是真皮的。箱子既然价格不菲，那里面的宝贝就更不用说了，她不回来反而更好。想到这儿，他偷偷地乐了，瞥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钟，最后望了望人来人往的入口处，心一横，猛踩油门，一溜烟把车子驶离了北站台站前广场。

1. 大提琴箱里的尸体

清晨的薄雾仍然徘徊在城市上空，阳光透过云层，将斑驳的光影倾泻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在冬天，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至少，在阳光的照耀下，人不会感到那么冷。

可是，城市太大，总会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在戴上医用乳胶手套之前，章桐先活动了一下十指，尽可能地让每一个指关节到指肚的区域，不会因为寒冷而导致僵硬。她随即戴上了一次性口罩，穿上鞋套。等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后，章桐转头看了看身边站着的助手潘健，说：“可以打开了。”

此刻，章桐面前平放着一个外形类似大提琴的行李箱，长约一米五左右，最宽的地方不到一米。箱子表面包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的皮质，明显经过了防水处理。而箱体表面厚度则超过了五厘米，皮质柔软暂且不说，就连最不起眼的把手处的搭扣上，也被小心翼翼地包上了真皮革面。显然，这是一个超豪华的并且价值不菲的大行李箱，让人不禁猜想着，箱子的主人之所以购买它，肯定是因为箱子里面的东西更加宝贝。道理很简单，好马要有好的马鞍才能够配得上。

可惜的是，此刻箱子里装的并不是与之相配的一把音质优美、做工精细的大提琴，而是一具尸体。确切点说，是一具已经腐烂的女尸。

女尸浑身赤裸，侧躺着，保持着貌似母体中胎儿的姿势。

章桐皱了皱眉，无法把女尸和这么精致的大行李箱联系在一起。这本来就是属于两个世界里的东西，一个太过于美好，而另一个却是冰冷的死亡。

她弯下腰，用半蹲半坐的姿势，竭力把手伸进了大行李箱里，在尸体没被移动之前，她必须对尸体表面先做一次初步检查。

死者是女性，尽管尸体已经严重变形，但是，仍然能从一些明显的体表特征来辨认出性别。章桐伸出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抹去死者面部的蛆虫，她失望了，这是一张已经严重变黑肿胀的脸，别说长相，就连大致年龄也很难辨认。

突然，她的目光被死者的双手吸引住了，于是轻轻地抬起死者的手腕，略微活动了一下，心里顿时一沉，随即抬头对潘健说：“帮我把尸体往侧面转一下。”

当大行李箱的衬里被显露出来时，章桐伸手摸了摸，不出她所料，手套表面并没有附带任何油脂状物质。

“章法医，怎么样？死因能确定吗？”说话的是王亚楠的助手老李。

章桐摇了摇头，站起身，犹豫了一下，才说道：“我在箱子底部没找到尸体腐烂期所产生的尸油痕迹，而死者的双手手腕是在死后被人折断的，我判断，死者应该是在死后过了最初的腐败期，才被人塞进了这个大行李箱，以便于最终的抛尸处理。尸体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天。”说到这里，章桐轻轻叹了口气，神色凝重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老李，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里并不是案发第一现场。而这个箱子里，也不是第二现场。”

“那么，能肯定是谋杀吗？”老李心有不甘地追问道。

“等解剖后我才能够告诉你，尸体腐败的程度太严重了。”说着，章桐和潘健一起把大行李箱重新合上锁好，随口问，“老李，今天怎么没有见到你们头儿？”

“你说王队啊，她一大早接到留守人员的电话就赶去医院了，李局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听说情况不是很好。”老李满脸愁容，“说真的，李局太累了。其实仔细想想，干我们这一行的，不都这样吗？一有案子就没休息，没日没夜地连轴转，一停下来就干脆直接倒下去住进医院。省事儿！”

章桐没吭声，对于李局的劳累过度晕倒住院，她的心里一直感到惴惴不安。私底下，她感到害怕，可是到底怕什么，她也说不清楚。

想到这儿，章桐微微叹了口气，心情沉重地在现场记录本上签名之后，收好工具箱，转身向停在不远处的现场勘察车走去。

工作这么多年以来，章桐已经见过了很多不同状态的尸体，对于各种不同阶段的尸体所散发出的腐败而又恶心的气味，她几乎能做到了如指掌。甚至于光凭气味，她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尸体的死亡时间。但是她从来都不轻易去下结论。这或许就是专业的谨慎吧。

但是今天，尽管打开了解剖室里所有的通风口，空调也被调到了极低，那些恶臭还是发挥到了极致。在现场的时候，由于处于露天的环境中，尸臭散发的还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此刻，就连最浓烈的来苏水的味道都无法掩盖恶心的尸臭味，整个解剖室里就像被硬生生地塞进了一堆发臭的鱼。

装尸体用的大行李箱早就被彭佳飞送去了痕迹鉴定组，这个新来的法医室助手平时很少说话，更多的时候总是默默地站在一边，做着普通而又琐碎的工作。

此刻，尸体正平放在解剖室正中央的不锈钢解剖台上，双手摆放在身体两侧，双脚则靠近解剖台边缘的水槽。尸体肿胀得如同快要爆炸的口袋，蛆虫在明亮的不锈钢表面滚动着，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密密麻麻的犹如沸腾的水蒸气一般。

章桐不由得皱紧了眉头，在清洁尸表之前，她用镊子和试管分别取下了尸体不同部位的蛆虫，其中包括了一些虫蛹的空壳，这表明已经有一些丽蝇被成功孵化了出来。

在检查到尸体的下体部位时，章桐心里一沉，丽蝇在这里所产下的卵的数量明显要多于其他部位，而丽蝇是很少在尸体的生殖器附近产卵的，除非死者在临死前遭受过暴力侵害。

“彭佳飞，我需要你尽快给死者做一个性侵害检查。”她头也不抬地说。

“可是，章主任，尸体都腐烂成这样了，检查结果会可靠吗？”彭佳飞的口气中充满了犹豫。

“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们就必须去做。”章桐严肃地说，“一般来说，丽蝇只会在尸体的开放性创面和脸部产卵，但是在这个部位，明显丽蝇卵的数量有些不正常，我得证实死者在死前是否遭到过性侵害。”

彭佳飞点点头，走向了屋角的工具台。

“章姐，说实在的，你也不用对他这么严厉吧，他毕竟才来没多久啊。”潘健小声地凑近章桐嘀咕着。虽然说章桐已经正式被任命为法医室的主任，但在潘健看来，章桐仍然是师傅，一切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他也就懒得改称呼，仍然一口一个章姐。

“不严格怎么行？干我们这一行的，能嬉皮笑脸吗？”说着，章桐瞪了潘健一眼，语气却稍微缓和了许多，“快做事吧。”

等所有的标本都取样完备后，章桐把试管放回医用托盘里。虽然温度是死亡时间的重要证据之一，但由于尸体在先前已经不止一次被转移，所以目前只能依靠托盘里的这些让人感到头皮发麻的小虫子来判断具体死亡时间。

章桐重新把视线转移到了尸体上，在清洗过尸表后，她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尸表虽然鼓胀，并且呈现出皮革状态，这样也完全符合尸体腐败的外表形状，但是体表皮肤的裂隙却产生得很不自然，尤其是胸口部位，在第三和第四节肋骨之间的几道裂隙明显是由外部作用所产生的，因为伤口创面由外向体内逐渐扩大。

人的死亡需要一个过程，心脏停止跳动也并不意味着生命已终止，尸体内部的肠内细菌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疯狂地呈几何倍数状繁殖。尽管体表此刻看

上去或许还是很平静，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体内，细菌却再也找不到容身之地，会撑破肠体对尸体表面进行攻击，所产生的气体最终会把尸体撑破，就这样造成了尸体表面的裂隙。但是眼前的裂隙却分明是由利器造成的，伤口附近的皮肤也没有发白脱落的迹象。

“把这几道伤口拍下来。”章桐对站在对面的潘健说。

潘健拿起了相机。正在这时，身后解剖室的门被推开了，王亚楠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怎么样了，有结果吗？”

“没那么快。”章桐干脆地回答，“我们又没有闲着。还是那句话，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去找你。”

王亚楠满脸的失望，一屁股在门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皱起了眉头：“上面在催，报告不出来，我就只能在这边等了。”

章桐耸耸肩，头也不抬地说道：“王大队长，你要是不嫌臭的话，我倒是没意见。”

不说臭还好，一提到这股特殊的味道，王亚楠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她低着头，双手交叉抱着肩膀，好像这样就能压制住恶心，两眼则死死地瞪着解剖床。

章桐抬头瞥了她一眼，不由得乐了，她熟悉这个动作。女强人其实也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坚不可摧啊。

潘健忍住笑，伸手指了指王亚楠身边工作台上的托盘：“王队，里面有口罩，还有薄荷膏，你抹一点在鼻子下面的人中位置上，味道就不会那么难闻了。”

王亚楠感激地看了潘健一眼，尽管薄荷膏辛辣的芳香味道让她受不了，不小心抹多了的话眼泪还会不合时宜地流出来，但是相比起眼前这满屋子浓烈的尸臭味来，可要好得多了。她不是第一次来解剖室，当然知道薄荷膏是解剖室里的必备之物，但凡能忍得住的话，她都不会用，今天是个例外。

“听老李说，出现场的时候，这尸体好像没有这么臭。”王亚楠忍不住嘟哝了一句，尽量屏住呼吸。

章桐耐心地解释道：“现场是露天的，而这里就跟个罐子似的。”说着，她伸手从工具托盘里抓起了二号手术刀，“亚楠，我建议你真要等的话，还是去我办公室吧，不然的话你马上会后悔的。”

王亚楠愣住了，随即反应了过来，二话不说，赶紧站起身，推门走了出去。

见此情景，章桐微微一笑，摇了摇头，随即把手术刀插进了尸体的肩胛骨

部位。

一个多小时后，章桐回到了法医办公室，不过并没有见到王亚楠，这也不奇怪，她基本上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想到这儿，章桐伸手摘下桌上的话机听筒，拨通了王亚楠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她语气平静地说：“亚楠，死者是女性，年龄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他杀。胃部是空的，至少表明死者在死前六个小时之内没有进食。”

“那死亡方式呢？”王亚楠急切地问，时不时地话筒中还传来了衣物摩擦所发出的特有的刺啦声。章桐知道，此时，王亚楠肯定又把话筒夹在了肩膀上，双手在不停地忙着别的事情，这已经成了她接电话的标准姿势了。

“因为尸体已经严重腐烂，我还要做进一步的毒化检验。体表没有明显的致死伤痕，只在尸体胸口左边肋骨第三和第四根的部位发现一些外部硬物所导致的伤口，等匹配报告出来后才能最终确定是哪一类硬物所导致的，我现在只能说这些伤口不是致命的。”章桐想了想，继续说道，“但是，我在尸体内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肾上腺素和阿托品居然同时存在。要知道，这两种东西是不应该在同一个人的体内出现。”

“为什么这么说？”摩擦声停止了，王亚楠就如同一只嗅到了猎物的猎犬。

“阿托品是从颠茄和其他茄科植物提取出的一种有毒的白色结晶状生物碱，主要用其内部含有的特殊硫酸盐来解除病人的痉挛，减少分泌，起到缓解疼痛和散大瞳孔的作用。临床适用于抢救中毒的病人，这种药可使病人的呼吸速度和深度明显增加。如果用量控制不好的话，反而会引起病人的心跳减慢、甚至心律紊乱并发室颤，那就不好办了。而我们这个死者体内所含有的阿托品的含量是严重超标的。”章桐皱眉，看着手中的速记本，“至少超标八倍以上！”

“那肾上腺素呢？”

“那是由人体肾上腺髓质分泌的一种儿茶酚胺激素。在应激状态、内脏神经刺激和低血糖等情况下，释放入血液循环，促进糖原分解并升高血糖，促进脂肪分解，引起心跳加快。一般用于医疗急救，当病人出现心跳停止，瞳孔散大时，这种药物被普遍使用。亚楠，你也知道，人类的心脏一旦停跳超过一段时间，就会对人体的死亡产生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肾上腺素。可是，肾上腺素和阿托品是两种相互抵触的药物，亚楠，我很担心。”

“你担心什么？”

“死者体内的这两种药物同时存在，我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医学上的解释，肾上腺素能使我们人体心肌收缩力加强、兴奋性增高，传导加速，心输出量增多。对全身各部分血管的作用，不仅有作用强弱的不同，而且还有收缩或舒张的不同。由于它能直接作用于冠状血管引起血管扩张，改善心脏供血，因此是一种作用快而强的强心药。而阿托品，则正好抵消。死者体内的这两种药物的含量基本上是相同的，半衰期也相差无几，说明她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被注射了这两种药物。亚楠，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医生会同时给病人开超剂量的阿托品和肾上腺素，在急救上那可更是大忌啊。”

王亚楠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转而问道：“那具体死亡时间呢？出来了没有？”

“等尸体表面的虫卵培养实验出来后，我才能确切告诉你。”

王亚楠有些不乐意了：“我亲爱的章大法医啊，你要知道我手头这边的线索太少了，除了性别、大致年龄和死亡性质外，什么都没有，你叫我们怎么着手调查？还有，死者的模拟画像，尽快给我，我们这边好发认尸启事。时间不等人！”

章桐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解释，王亚楠就把电话挂断了，听着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单调的嘟嘟声，章桐无语地叹了口气，把电话放下后，伸手打开了办公桌上的电脑。

看来王亚楠的压力不小啊。

此刻的章桐完全能够理解自己这个同事兼闺蜜焦躁不安的心情，凶杀案件最宝贵的就是案发后的七十二小时，过了这个时间段后，很多宝贵的证据就会消失。可是，职业准则却又逼着自己不能急功近利，每一个证据甚至每个细小的数据都必须做到准确无误，这样一来，就需要时间了。而时间却恰恰是章桐此时最缺少的。

想到这儿，她重新戴上手套和防护口罩，回到办公桌边，拿起镊子，夹住从尸体上取下的蛆虫，在实验室灯光下仔细查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章桐强逼着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培养皿上，就在这时，值班员打来了电话。

“章法医，请您尽快去一趟医院，我接到通知，李副局长的家属有急事找您。”

章桐不由得愣了一下，随即说：“对方有表明是什么事吗？”

“没有，只说是急事。”

章桐的心悬到了嗓子眼儿，难道自己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

正当她纠结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彭佳飞的声音：“章主任，能让我看看这

些样本吗？”

“好的。”章桐转身把手中的培养皿递给了彭佳飞，“你看怎么样？属于第几期？”应聘单上标明过彭佳飞擅长的方向是法医生物学，所以章桐还是很愿意随时征求一下自己这个新下属相关方面的意见的。

“一般的昆虫会在尸体死亡后的两天左右产卵，虽然现在还是冬季，室外温度也并不很高，但是最多也不会超过七十二小时，看这个虫体是属于第三期，我想应该在六天以上。”彭佳飞吸了吸鼻子，补充了一句，“章主任，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丽蝇的幼虫，对吗？”

章桐点点头，伸手指了指另外几个培养皿，说：“还有日蝇，这表明尸体最初所处的环境应该比较潮湿。”说着，她站起身，一边摘下护目镜，一边利索地脱下手套，扔进了脚边的垃圾回收桶，“剩下的几个标本你继续做下去，我有急事要出去一下。有情况随时打我电话。”

“对了，章主任，痕迹鉴定组那边通知说，现场取回的装尸体的箱子的检验报告在下午五点之前会出来，我还没来得及过去拿。”

“没事，我来处理，你尽快把这些样本的报告做出来，重案大队那边就等着这个了。”

离开生物实验室，章桐对正在外屋办公室里埋头填写尸检报告的潘健说：“我去一趟医院，看看李局，有什么情况打我电话。”

潘健抬起头，一脸担忧的神情：“章姐，听说李局好像还没有醒，一直在昏迷状态。情况没有好转的迹象。”

“没办法，我们总得去看一下，你把手里的报告写完后，记得去痕迹鉴定组那边拿一下检验报告，都送到重案大队去。”

“好的，你放心吧。替我问候李局。”潘健挥了挥手，低下头继续忙着填报表。

章桐点点头，急匆匆地推开办公室门走了出去，上次去医院看望李局还是三天前。重症监护室内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而章桐并不是李局的直系亲属，所以，她没有资格进入重症监护室，只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在安慰了几句李局的妻子后，尽管心里有着很多的疑问，但是看着李局妻子那憔悴而又无助的眼神，她最终也就只能回家。章桐了解到，李局在晕倒住院前一直在暗中调查一年前的检察官刘春晓意外死亡事件，对于这个和自己共事多年的老上级，章桐的心中交织着感激和愧疚的矛盾心情。

2. 惊弓之鸟

天长市公安局五楼会议室，王亚楠在接到通知后，早早地来到了会场，很快，各个参与案件侦破的部门负责人也相继赶到了，大家各自落座后，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王亚楠环顾了一下会场，并没有看到章桐的身影，只见潘健低头正在整理厚厚的文件夹。王亚楠不由得泛起了嘀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连这么重要的会议也缺席了。

她探身凑近了潘健，小声问道：“你师傅呢？去哪儿了？怎么不来参加这个会议？”

潘健尴尬地一笑，伸手挠了挠后脑勺儿，说：“王队，章姐有急事出去了，我刚和她通过电话，她让我过来参加。”

“难道她不知道今天新的代理副局长要过来主持会议吗？”王亚楠其实很清楚章桐对官场上的这一套根本不感兴趣，只是在王亚楠看来，对于新领导的第一个会议，缺席是很不尊重的表现。

正说着，局里的唐政委推门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个子很高，身形却又很瘦弱的中年男子，穿着略微有些显短的黑色夹克外套，和唐政委一脸的焦灼相比，后者则面容平静，很是沉着。只是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普通的棒球帽，上面没有任何标记。

“大家静一静！”唐政委微微叹了口气，“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李副局长因为突发疾病住院的事情。在座各位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你们也知道工作是不等人的，这一位，是新来的代理副局长，张景涛，张副局长。张副局长以前在安阳主持刑侦工作，这一次，在李副局长住院期间的一切工作，暂时都由他负责。”说着，唐政委转身，心事重重地离开了会议室。作为主持政工工作的他来说，没有必要参加案情分析会，更何况现在自己多年的老同事又因为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住院，这样一来，唐政委是更没有心情留下来旁听了。

一时之间，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张局稍稍沉吟了一下，随即说：“案子紧急，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各部门以前是怎么干的，现在还是照样子干。不要有所顾虑，明白吗？现在谈谈案情吧。”说着，他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满脸严肃的神情。

王亚楠点了点头，随即示意身边坐着的老李打开幻灯机，屋里的日光灯也同时被关闭了。

随着幻灯片一张张展示，王亚楠解说道：“根据记录，今天早晨六点

三十七分，市局110接到群众报案，说在城东垃圾处理场发现了一只大提琴箱，经过我们查证，这属于一种专门用来装大提琴的箱子，市面上有售，我已经派人去查了。箱子很新，而垃圾处理场周围的几只流浪狗一直围着嗅探，迟迟不愿离去。该地负责人感到好奇，就想办法打开了这只大提琴箱，随即就发现了死尸。大家看到的这第一张相片，就是案发现场周围的环境，相片右下角是用来装尸体所用的大提琴箱。我们询问过报案人，他除了打开箱子以外，并没有把箱子移动过位置。为了以防万一，他强调自己还是戴着手套打开的箱子。”

说着，她挥手示意放下一张，“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到现场打开大提琴箱盖子后的尸体特写。根据法医的描述，尸体是在死后被放进了这个箱子，并且被刻意摆成了这种姿势，时间不会超过四十八小时。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大箱子应该是凶手抛尸用的。”

“那谁会想到用大提琴箱来抛尸呢？”黑暗中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声。

“这也正是目前要调查的问题之一，在拿到检验报告后，我们已经派人和这款大提琴箱的销售代理商取得了联络，他们正在整理最近一年以来的所有销售记录。拿到记录后，我们会派人走访排查。还好，用这种箱子的人并不多，我想调查起来的难度应该不会很大。”王亚楠咬了一下嘴唇，接着说道，“至于本案，死亡性质是他杀，这点已经确定无疑，只是尸源的调查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关于尸检方面，下面请助理法医医师潘健同志来做个介绍。”

“嗯？”张局愣了一下，“你们法医室的主任呢？不是该由主管法医来作报告吗？”

“我们章主任有急事外出了，她一时之间赶不回来。”潘健显得有些尴尬，毕竟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局面。

张局点点头：“那你记得回去见到她后，请她抽空来一下我的办公室，”他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就是原来李局所使用过的那个办公室。”

天长市第一医院，章桐小心翼翼地推开重症监护室病区走廊沉重的玻璃大门。在来之前，她已经和负责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长进行了一番沟通，得知李局的病情并没有多大的好转，而最近的一次核磁共振成像检查显示，病患的脑部积水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也是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由于至今仍无法找到引起这一系列病情连锁反应的最初导火索，而病人的全身各大器官正在迅速走向衰竭，任何一次重大的手术都很有可能让他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出于对病人生命安危的考虑，院方在征得病人家属同意

后，只能暂时采取保守治疗，也就是用药物来控制病情的恶化。说到最后，护士长重重地叹了口气，言辞之间不无遗憾地表示将尽力挽救病人的生命。

章桐心里沉甸甸的，她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李局醒不过来的话，那么，刘春晓的突然死亡很难等来真相大白的那一刻。出于对李局的信任，章桐把所有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在这件事情上，作为当事人之一，必须选择避嫌。不然的话，案件一旦进入调查程序，就很有可能带来逆向的后果。她至今都忘不了邓嘉盛临死前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到底……是谁杀了他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每次想到这儿，章桐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寒战。她用力地摇了摇头，努力想摆脱掉脑子里所产生的阴影，不会的，邓嘉盛说的话不会是真的！只要是真相，总会有大白的那一天。章桐对这一点坚信不疑。

隔着重症监护室病房门口大大的玻璃窗，章桐看到李局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身上缠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要不是病床边那台心肺监护仪在不停地跳动，章桐几乎找不到生命还依旧存在的迹象。她默默地叹了口气，正在这时，重症监护室病房的门突然推开了，李局的妻子走了出来。才几天没见，明显憔悴了许多，第一眼看过过去的时候，章桐差一点没有把她认出来。

“章法医，你来了。”李局妻子的嗓音嘶哑，声音微小得几乎难以辨别。章桐知道，眼前的这个女人正经受着生命中最沉重的打击。她点点头，随即停下了脚步：“局里接线员通知我说你找我有急事？”

“昨晚，在整理老李衣物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信封，上面写着你的名字。”说着，李局妻子从隔离服的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厚厚的白色信封，递给了章桐，“我想可能是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老李一直把它单独放在大衣柜他的警察制服内侧暗口袋里。”

章桐心里涌起一阵酸楚，她伸手接过了信封，看着上面熟悉的字迹，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老李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所以，章法医，我想我应该亲手把它交给你。”李局妻子的脸上闪过一丝如释重负的笑容，她微微扬了扬手，“现在好了，我放心了。我这就告诉老李去。再见！”说着，她转身推门再次走进了病房。

“谢谢你！”章桐知道，很显然，李局妻子在自己面前虽然表现得并无异样之处，但其实她早就已经明白自己的丈夫很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不然的话，她也不会想到要特地赶回家去为他整理一下要穿的衣物。而李局所刻意留下的秘密也就不会这么快被发现。想到这儿，章桐再次感激地抬头看了眼那张

特殊的病床，心里感到了一阵微微的刺痛，在眼泪即将滑出眼眶的那一刻，她咬着牙，右手攥紧这宝贵的信封，向病区走廊尽头的出口快步走去。

“你现在在哪儿？为什么不接电话？”电话那头，王亚楠咆哮道。

章桐一边推开局办公大厅的玻璃门，一边赶紧把手机从耳边挪开了一点：“医院里电话接收信号不是很好，亚楠，我现在已经进局里的一楼大厅了。”

“那你也好歹给我打个电话啊，我找你肯定是有急事的。这边案子不等人！”听声音，王亚楠火气不小，临了，她略微压低了嗓门儿说道，“算了，你马上来我办公室，新来的张副局长也在这里。他要亲自听听你的意见。”

其实不用王亚楠刻意表明，章桐早就听说了这个新来的代理副局长，在安阳任职期间，张景涛就是以办案耐心和细致著称，老刑警出身的他如今尽管当上了局里的领导层，却一点架子都没有，遇到案子经常会亲力亲为。由他来暂时代理李局的工作，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

想到这儿，章桐加快脚步向电梯口走去。在等待电梯到来的时候，她又一次掏出手机拨通了潘健的电话。

王亚楠的办公室并不大，可是此刻却挤满了人，手下重案大队的几个负责人都已经在房间的角落里分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王亚楠把桌上的电脑调转方向，好让大家都能看到。

章桐推门走进来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王亚楠身边有点眼生的中年男人。王亚楠介绍说：“这就是新来的张副局长。”

章桐赶紧点头示意，在离自己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张景涛微微一笑：“开始吧，王队。”

王亚楠点开了电脑屏幕上的一个小窗口，里面出现了一段现场视频。由于拍摄时间是晚上，所以屏幕的背景很是昏暗。

“这是一队刚刚从交警那里调来的监控录像，时间是案发之前四个小时左右，地点就在垃圾处理场附近不到两公里的岔道口。由于是凌晨三点不到，所以路面的车辆并不多，即使有过路的，也基本上都是那种跨省运输的大型集装箱车辆。”说着，她摁下了暂停键，静止的画面所呈现出的是一辆桑塔纳车，但是由于灯光昏暗，监控录像的画面是黑白色的，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车辆颜色和车牌就无从得知。

“那你怎么确定这辆车子比较可疑呢？”

王亚楠点点头，把鼠标指向了车子顶端：“大家仔细看，这一块很像一种

车辆的顶灯。”

张副局长在一旁忍不住问道：“那有没有办法把录像的画面再处理得清楚一点儿？”

王亚楠摇摇头，说：“没办法了，这是最老的型号，由于那个路段本来就不是车辆事故多发地段，所以交警那边就没有更换，当然了，也是经费问题。”

听了这话，张副局长皱起了双眉：“那你们为什么会认为这辆车子很可疑？”

“很简单，这个时间段，这种小型车辆是很少出现在这个路口的。因为这个岔路口附近是偏僻的荒郊地带，几乎没有居民区，而出城的话也不会从这里走。”说着，王亚楠又移动鼠标点击了屏幕下方的快进按钮，“十多分钟后，这辆车又出现了，按照这个距离和通过监控时它的平均时速计算，如果往来于垃圾处理场抛尸的话，时间刚好。”

“这应该是一辆出租车吧，你看那顶灯！”说话的是三队的卢浩天，他伸手指着屏幕中那辆桑塔纳黑乎乎的顶端，“我想这里应该就是我们在街上经常见到的出租车的那种顶灯。”

章桐突然站了起来，向前凑近电脑屏幕，仔细看了一会儿，随即肯定地说：“这是一辆出租车，但不是正牌的出租，或者确切点说应该是一辆‘黑车’。”

“‘黑车’？你说它是‘李鬼’？”卢浩天愣住了。

章桐微微一笑，重新又坐回椅子，神情淡然地说道：“我对这种车非常熟悉，因为我经常下班没个准点，离家又远，没公交可坐的时候，就经常坐这种车回家。你别看它的外表和真的出租车非常相似，旁人眼中几乎看不出差距，但是，你只要仔细看，还是能够分辨得出来的。”她伸手指了指车子的尾灯，“我从前几天的晚报上看到，从这个月十五号开始，所有本市挂牌出租车都统一换成了桑塔纳3000的最新车型，相比起以前所用的桑塔纳2000来说，可要好得多，因为是天然气的，所以运行起来比较经济实惠，也环保。而一些黑车司机因为不想承担这笔改装换车的费用，上街挣钱又怕被运管抓，所以很多都采用了私自改装，想蒙混过关。但是百密必有一疏。你们看这个车尾灯，3000车型的尾灯呈环状的，这个根本就不是。”

“那我们岂不是要找一个黑车司机？这上哪儿去找？”

老李想了想，说：“我或许有办法，我的老邻居，听说现在就在干这一行，我找他出去打听一下情况。”说着，他站起身朝办公室门口走去，同时掏出了兜里的手机。

王亚楠皱眉问道：“他会帮我们吗？这些干黑出租的，见了我们可是跑都来不及的。”

老李笑了笑说：“我们又不是运输管理部门的，管不了这个。再说了，我这个老邻居干这一行也是出于无奈，就想着挣几个钱，人嘛，还是很不错的。”

关上门后，房间里出现了片刻的安静。张副局长探身对章桐说，“章主任，那接下来就由你来说说尸体方面的情况吧。”

章桐点点头，从挎包里拿出两份检验报告，一不小心，那个特殊的白色信封也被带了出来，和两份报告一同被摆在了桌面上。

王亚楠眼尖，顺手拿起了信封，上面的字迹她再熟悉不过的了：“这个……”她的目光中充满了疑惑。

章桐心里一怔，顾不上多想，赶紧抓过信封塞回了挎包，紧接着，她查看了一下检验报告，抬头说：“经检验，除了箱体外表那一组已经被证实是报案人的指纹外，装尸体所用的箱子中并没有提取到有效的指纹，这表明两点：第一，证实了箱子是用来抛尸的，在这之前没有别的用处；第二，凶手把尸体装入大提琴箱中时刻意掩藏了自己的指纹，从这一点看来凶手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

“那死者的指纹呢？有没有顺利提取到？”

章桐摇摇头：“死者的指纹被抹平了，我们在死者的指尖上提取到了残留的浓硫酸痕迹。显然凶手不希望我们确定死者的真实身份。”

“大提琴箱里有效的生物证据应该只有那些尸体上的丽蝇和日蝇的蛹壳了。由于死者的尸体曾经被搬动过，为了能够被顺利放入大提琴箱，凶手甚至还不惜折断死者的手腕，而在搬动的过程中，一些本来在尸体内部的蛹壳就滑落了下来。经过检验证实，死者死亡的时间应该是在一周上下。”

“一周？”王亚楠有些吃惊，“现在是大冬天，室外气温最起码在零下十五六摄氏度，一周就腐烂成这个样子，可能吗？”

“当然可以，”章桐点点头，“尸体上发现的日蝇蛹壳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要知道，日蝇平常生活的环境就是非常潮湿阴暗的地方，而丽蝇，人类死亡二十四小时之内，只要环境温度允许，就会在尸体上找到合适的地方产卵繁育后代。我手中这份检验报告上就表明这一点——目前在尸体上就只找到了这两种昆虫的痕迹。综合上述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死者死亡时间在一周左右，死亡环境是一个阴暗潮湿的地方，温度应该是在二十五到三十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很适合昆虫的生存。直到案发七十二小时之前，尸体才被转移